

## 補充講義

開仁 2016/12/15

### 講義 p.70【論文修正】
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86 (大正 30, 780a-b) :

#### 貳、辨樂欲

##### 一、辨二種增上行欲

復次，當知有二種法嗚陀南增上行欲；  
一者、勝解俱行欲，二者、意樂俱行欲。

##### (一) 勝解俱行欲

「勝解俱行欲」者，由四種法嗚陀南故，於諸行中而生樂欲。

##### (二) 意樂俱行欲

◎又於諸行寂靜生樂欲者，由意樂故，獨處空閑，作意思惟，由四種相，於彼寂靜其心退還。

一者、於中由見勝利不趣入故①；二者、不信，彼得不清信故②；  
三者、於彼所緣不生喜樂，不安住故；四者、於彼而起不樂勝解故。

◎與彼相違，當知即是意樂俱行欲。

##### 二、由二緣意樂有退

##### (一) 出退還

◎又由二緣，依止無我勝解之欲，於彼涅槃，由驚恐故，其心退還。

一、由於此欲不善串習，未到究竟故；二、於作意時，由彼因緣念忘失故③。

◎又此忍欲未串習故。當爾之時，於諸行中了唯行智，其心愚昧，數數思惟我，我爾時當何所在！尋求我〔之〕行〔相〕微細俱行障礙而轉，由此緣故，彼作是思：我當不有。不作是念：唯有諸行當來不有。彼由如是隨逐身見為依止故，發生變異隨轉之識，由驚恐故，於彼寂滅其心退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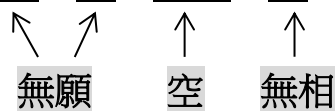
##### (二) 明對治

.....

### 講義 p.70

韓清淨《披尋記》p.2564：於諸行中而生樂欲者：

謂於諸行無常及苦、無我及淨樂欲觀察故。



講義 p.70

《披尋記》p.2564：

- ①由見勝利不趣入者：謂於涅槃寂靜唯見功德勝利，而不樂修隨順正行故。
- ②不信彼得不清淨信者：謂於涅槃不信能得，不於彼理起淨信故。
- ③由彼因緣念忘失者：謂由無我忍欲不善串習為因緣故，令念忘失。

講義 p.71

【1】《披尋記》p.2565：於三事執著薩迦耶見等者：

謂於所取、能取及如是取，計我、我所，名於三事執著薩迦耶見，此為斷、常兩見所依止性。薩迦耶見種子隨縛，名彼隨眠。由是為因，生現行纏，名并彼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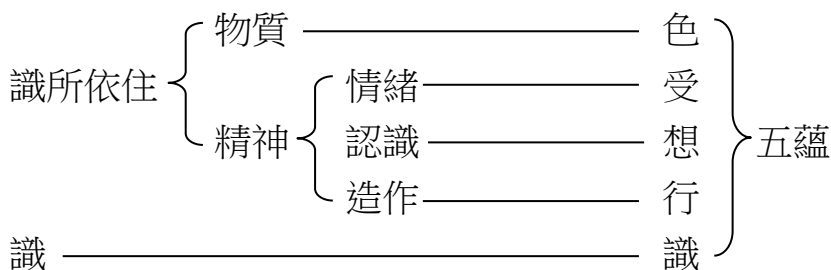
【2】《披尋記》p.2565：隨其次第等者：如前意地決擇中說：

有四依取，以為所緣，令識安住。謂識隨色而住，緣色為境。廣說如經。(陵本五十四卷一頁 4282)《顯揚》釋云：「謂識隨色而住、緣色而住、依色而住，如是乃至隨行而住、緣行而住、依行而住。此中，(1)隨色而住者，謂執受所依故。(2)緣色而住者，謂取境界故。(3)依色而住者，謂由麤重故。如是乃至隨行等三。」(顯揚論十八卷三頁 31,568b)

由是當知，此說隨其次第，為二取心之所依處。謂(1)執受所依及(2)取境界，為所取心之所依處；(3)麤重，為能取心之所依處。

※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第四章，p.60：

綜合此四識住的能住、所住，即是五蘊，這即是有情的一切。



講義 p.71

《披尋記》p.2566：如前應知者：謂如前說：

計我因相，乃至隨眠因相。彼彼差別應知。(課本於 p.43)

## 【附 錄】

### 印順導師對《雜阿含經》(大正藏 262 經)之注釋

#### 講義 p.66

【1】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，pp.7-8：

正見為導的中道，即是從正見人生的實相中，增進、淨化此人生以及解脫、完成。正見人生的實相，佛在《處處經》中，也即說之為中道或中法。如《雜阿含經》(大正藏編號二六二經)說：「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、若無。……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。此是釋尊開示「正見」的教授，說明世人不依於有，則依於無，佛離有無二邊而說中道法。然所謂離有離無的中道，不是折中於有無，而說亦有亦無或半有半無的。釋迦所說者，為緣起法，依於緣起的正見，能得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。

【2】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p.56-58：

三、中道空寂律：「此滅故彼滅」的滅，是涅槃之滅。涅槃之滅，是「純大苦聚滅」，是有為遷變法之否定。涅槃本身，是無為的不生不滅。只因無法顯示，所以烘雲托月，從生死有為方面的否定來顯示它。如像大海的水相，在波浪澎湃中，沒有辦法了解它的靜止，就用反面否定的方法，從潮浪的退沒去決定顯示水相平靜的可能。涅槃也如是，從生命流變的否定面給予說明。常人不解此義，或以為涅槃是滅無而可怖的；這因為眾生有著無始來的我見在作祟，反面的否定，使他們無法接受。那麼，要遣離眾生執涅槃為斷滅的恐怖，必須另設方便，用中道的空寂律來顯示。從緣起的因果生滅，認取其當體如幻如化起滅無實，本來就是空寂，自性就是涅槃。《說陀迦旃延經》正是開示此義。《雜阿含》第二六二經說得最明顯。事情是這樣的：佛陀入滅後，闍陀（即車匿）比丘還沒有證得聖果，他向諸大聖者去求教授，說道：

我已知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，愛盡、離欲、涅槃。

他的癥結，在以為諸行是實有的（法有我無），涅槃之滅是另一實事。他把有為與無為打脫為兩節，所以僅能承認有為法的無常無我，涅槃的寂滅；而聽說一切法空、涅槃寂滅，就不能愜意。他懷著這樣的一個問題，

到處求教授。諸聖者的開示，把無常、無我、涅槃等照樣說一遍，他始終無法接受。後來，找到阿難尊者，阿難便舉出《化迦旃延經》對他說道：

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：世間顛倒依於二邊：若有，若無；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，不取，不住，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，滅時滅。迦旃延！於此不疑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見，如來說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：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……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

闍陀比丘的誤解，必須使他了解諸行非實、涅槃非斷滅才行；這中道的緣起法，是最正確而應機的教授了。試問：為什麼如實正觀世間集可離無見而不起有見呢？正觀世間滅可離有見而不墮於斷見呢？因為中道的緣起法，說明了緣起之有，因果相生，是如幻無自性之生與有，所以可離無因無果的無見，卻不會執著實有。緣起本性就是空寂的，緣散歸滅，只是還它一個本來如是的本性，不是先有一個真實的我真實的法被毀滅了；見世間滅是本性如此的，這就可以離有見而不墮於斷滅了。這是說：要遣除眾生怖畏諸行空寂，以涅槃為斷滅的執著，不僅在知其為無常生滅，知其為有法無我，必需要從生滅之法、無我之法，直接體見其如幻不實，深入一切空寂，而顯示涅槃本性無生。

### 【3】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，pp.211-213：

佛為刪陀迦旃延，說過不落有無二邊的緣起中道。迦旃延是不著一切相，而深入『勝義禪』的大師。大乘龍樹的《中觀論》，彌勒的《瑜伽論》，都引證這《阿含經》的教授，來說明諸法的真實相，所以這一教授，在抉擇佛法的緣起正見中，有著無比的重要性。佛對迦旃延說：『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若無』。佛的聖弟子呢？『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。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……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……』。換言之，世人不知緣起義的，顛倒妄執，不能脫出二邊——有見與無見的窠臼。佛弟子依緣起法正觀，那就不起有見與無見了。譬如說：世間人見人生了出來，就執為是實有的而起有見。等到死了，大都是執為實無而起無見的。又如在生死流轉中，一般人是執為實有的。聽見了生死，入涅槃，就執著以為是無了（世人因此大都是怕無我，怕空，怕涅槃的）。但是，佛弟子依

著緣起中道去觀察時，如見到世間滅，也就是生死解脫了，就不會起有見。因為緣起如幻的相對性，在涅槃寂靜中是不能安立的。而且，既是可滅的，在生起時也就決非實有，實有是不會依緣而滅的。如見到生死世間的集起，就不會起無見。因為緣起的如幻假有，不是什麼都沒有的。而且，既是可生的，在滅時也決非實無了。還有，了解緣起的此有彼有，此生彼生——世間集，所以生起現前時，知道緣起的流轉相續，不會覺得一死了事而起無見的。了解緣起的此無彼無，此滅彼滅，當生死解脫時，也不會執有實我得解脫的。總之，一切是緣起的，唯是緣起的集、滅，並沒有實我、實法，所以不起有見。沒有實我、實法，所以也不會起無見的。真能正觀緣起，就能「不著有」見「無見」，依中道「正見」而「得解脫」了。三學的增上慧學——甚深般若，八正道的正見，都是緣起的中道觀。所以佛弟子能不著常我，不落斷常，一異，有無的執見，破無明而了脫生死。

【4】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，pp.109-110：

佛法之宗本，「我說緣起」而已。「無我無作無受者，善惡業報亦不失」，頗能扼緣起之要。然無我云云，不僅以建立因果，亦即以顯緣起之寂滅。故緣起為宗而有二途：一依因果必然之緣起律，現為因果歷然之事相，則緣起法與緣生法也。一觀緣起有，不取法相而悟入本性之寂滅，則有為法與無為法也。此二者，釋尊並即緣起而開示之。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，成流轉生死事。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，成還滅涅槃事。此乃釋尊之常談，而不能深求者，每於生死涅槃及有為無為間起差別見，不知此特「世俗數」耳。若深觀者，如《化迦旃延經》云：「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。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……」。然觀集，何以不起有見而離無見？觀滅，何以不起無見而離有見？說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，又何以能離有無二邊而成中道？此參照迦旃延所說「真實（勝義）禪」，其義乃見。彼曰：「都不見真實，但以假名因緣和合有種種名，觀斯空寂，不見有法（有見）及以非法」（無見）。則知正見緣起因果之可有可無，而生而滅，悟解都無真實，惟有假名，即假名而悟無實，乃能離有無見而觀乎空寂。性空唯名之旨，顯見於此。

【5】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pp.150-151：

佛從緣起世俗諦的生滅非實中，說明第一義空，極為明白。在第一義

空中，即遣離有無、斷常等二邊。如迦旃延說真實禪（體悟第一義的禪觀）說：「觀彼悉皆虛偽，都不見真實……但以假號因緣和合有種種名，觀斯空寂，不見有法（有見）及與非法（無見）」（別譯《雜含》）。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的假名法——世俗的，聖弟子就在這因緣中，名相世俗法中，體觀空寂，離「有法」「非法」二邊見，就證得第一義諦。所以說：「諸佛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」。佛陀又說：「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，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；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（《雜含》卷一 0）。世俗的人，看見生，就以為有實在的法生起，看見滅，就以為有實在法毀滅了。有是實實在在的有，無是實實在在的取消，這是落於二邊見的。聖弟子不然，看見法生起，遣離了無見，但並不執著以為是實有；看見法消滅了，遣除了有見，但並不執著以為是斷滅實無。因為依著緣起法的因生果生，因滅果滅，一切法是活潑潑的可有可無，可生可滅。假若是實在性的，實有，就不該滅而無；實無，就不該生而有。所以在法法的可生可滅、可有可無中，深入事物的根本核心，體見到一切是關係的，沒有實性的有、無、生、滅，一切是不實的假名，本性是畢竟空寂的。所以畢竟空寂，不是抹煞了一切生、滅、有、無的現象而破壞諸法；反之，空寂正是掘發了諸法生、滅、有、無的真實相。這是如來教授的真實意趣，否則單見到流轉還滅、一正一反的兩面，很容易誤解而割截為二體的。這從流轉、還滅二門的有無生滅關涉的現象中，直接體現到法法本性的空寂，可以叫他做中道的空寂律。這是第一義的中道教說，也為佛法特質——緣起性空的真義所在。大乘學者常說的「當體即空」，就是如此。

【6】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，pp.162-164：

這三印統一於空無我的思想，非常深徹，惟有佛的弟子，像舍利弗等才能完滿的通達。且拿佛《化迦旃延經》來說：迦旃延是佛弟子中「論議第一」的，佛為他說中道法：世人依於二見，墮於有邊與無邊。佛說中道的緣起法，即不落二邊。一般人見到法生，就起有見；見到法滅，就起無見。如常人見一朵花，以為實有此花體；等到花謝落，就以為什麼都沒有了。小孩從母胎出生，以為實有這個有情自體；等到死了，又以為什麼都沒有了。世間常人總是如此實有實無的倒見。佛說緣起法，就不同了。見到法的生起，知道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，此法的名、相、因、果都可以說有，因此而不起無見。見到法的滅去，知道是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

故彼滅」，由此而不起有見。能離有無二見，就是安住於中道了。不解緣起本空，容易認為佛法是詭辯，為什麼常人會於生滅法起有無見，到了佛弟子，還是照樣的生滅，就不生有無見呢？不知道這因為常人的心目中，總是認為真實不空的，所以見生見滅，即落於有見無見。學佛的了達一切法本是空無我的，一切現象的有生有滅，佛法並不否認他，現象確是有因果、體用的，現起與還滅的。但沒有一些是實在的、常住的、獨存的，僅是如幻的生滅而已。能把握這一點，就不落有無，正處中道了。

無常與常的貫徹，即在這緣起的空無我中建立。照上面說，一切法都是緣起的，沒有真實性，所以生而不起有見，滅而不起無見，生滅都是緣起本空的。緣起法的歸於滅，說它是空，這不是因緣離散才是滅、是空，當諸法的生起時，存在時，由於了無自性可得，所以是如幻如化，空的、寂滅的。從無我而深入的本空、本寂滅、本性不生不滅，即在這緣起的生滅無常中看出。生滅無常，即是空無我的；空無我即是不生不滅的；不生不滅即是生滅無常的。這樣，緣起法的本性空——無我，就貫徹三印了。一部分學者的誤會，即以為涅槃是要除滅什麼，如海中的波浪息滅，才能說是平靜一樣。因此，常與無常，生滅與不生滅，對立而不能統一。對於緣起法的流轉與還滅，也打成兩橛。要是從緣起無我的深義去了解，那麼法的生起是幻起，還滅是幻滅，生滅無常而本來空寂。所以佛弟子的證得涅槃，不過是顯出諸法實相，還他個本來如是。三法印，那裡是隔別對立而不可貫通呢？

=====

【7】帕奧禪師《如實知見》，pp.201-203：

問 6-12：對於人際關係不好的人，如果成功地達到第四禪，這能否提昇他與別人相處的技巧？達到禪那能否改善這樣的問題？

答 6-12：這些問題通常因為瞋怒（dosa）而產生，這是五蓋當中的一種。在禪修當中，只要禪修者尚未能去除這種態度，他就還無法達到禪那。但是，如果能去除這種態度，他不但能達到禪那，還可能證悟道果，乃至成就阿羅漢。一個有名的例子是闍陀尊者（Channa Thera）的故事：他與我們的菩薩同一天誕生於迦毗羅衛城（Kapilavattu）淨飯王（King Suddhodana）的宮殿中，他是淨飯王一個女奴的兒子。小時候，他是菩薩悉達多太子的

玩伴。這使他心中生起很大的驕慢，他總是這樣想：「這是我的國王，佛陀是我的玩伴，法是我們的法。當太子厭離世間時，是我跟隨他到阿拏摩河邊 (Anoma River)，沒有其他人跟隨他。舍利弗與目犍連等人都是後來才開的花……」因為這種驕慢的態度，他總是口出粗暴的言語。他不尊敬大長老，如：舍利弗尊者、目犍連尊者等。因此沒有比丘與他建立友善的關係。佛陀在世時他無法證得禪那或道果，因為他無法去除驕慢與瞋怒。

在般涅槃當天晚上，佛陀告訴阿難尊者對闍陀尊者執行梵罰 (brahmadanda)，即：所有比丘都不可以跟闍陀尊者說話，即使闍陀尊者想找他們說話亦然。當沒有人與他說話時，他的驕慢與瞋怒就漸漸消失了。這項羯磨法 (savgha-kamma 僧團的決議) 執行於佛陀般涅槃後五個月，地點在憍賞彌 (Kosambi) 的瞿師多僧寺 (Ghositarama)。

之後，闍陀尊者離開瞿師多僧寺，前往貝拉那斯 (Benares) 附近鹿野苑的仙人住處 (Isipatana) 僧寺。雖然他很精進地修行，但無法成功。因此，有一天他去請求阿難尊者幫助解決他的問題。為什麼他不能成功呢？他辨識五蘊無常、苦、無我的本質，但是他不修行緣起法。因此，阿難尊者教導他修行緣起的方法，並教他《迦旃延經 Kaccanagotta Sutta》。聆聽阿難尊者的說法之後，他證悟了須陀洹道。他繼續修行，並且很快地成就阿羅漢。所以，如果一個人能改變自己的惡劣性格，並且以正確的方法修行止觀，則他能證得禪那與道果。

【8】覺音造，葉均譯《清淨道論》底本，p.519：

如是那主張只以生起為緣起的人，是違反於部分住的經中的意思的，同時亦與《迦旃延經》相違。即如迦旃延經中說<sup>9</sup>：「迦旃延，世間的集（因），以正慧如實而見者，對於他是不會以為世間是非有性的」。因為順的緣起是世間的生起之緣故為世間的集（因），是為斷除斷見而說的；但說只是生起則不然，因為只見生起是不會斷除斷見的；只有由於見緣的相續才能斷它，因為有緣相續之時而果亦不斷之故。如是那主張只以生起為緣起的人是與迦旃延經相違的。

<sup>9</sup> 《相應部》S.II,17；III,135.